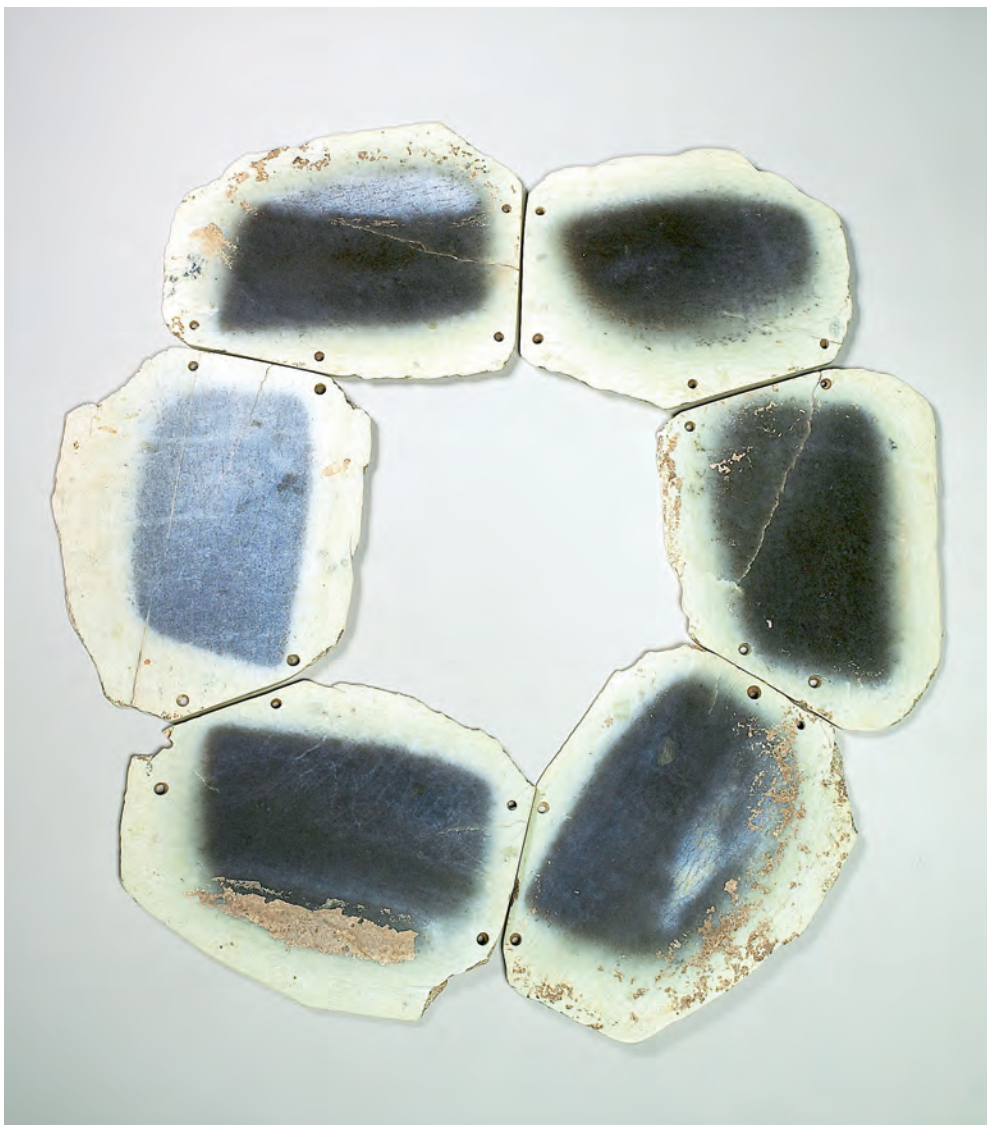


商晚期 凸緣璧

外徑一八·八，孔徑六·六九，凸緣高一·四四公分
故玉三五六

青褐玉質，局部微微受沁，打磨拋光細緻。此類玉器的形制特點在於中孔邊緣有一圈垂直凸起的低稜，所以一般稱為「凸緣璧」。觀察壁面可見到直徑不一的同心圓琢磨痕，這是此類玉璧的典型特徵，一般認為是商代制式化工序下自然留下的製作痕跡，為判斷製作年代的重要依據。由於製作精美、造型獨特而樸實，有學者認為是具有宗教意涵的禮儀重器，但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討論。相類的玉器在商代大墓中也可見到，例如婦好墓、花園莊五四號墓以及新嶺大墓皆出土大量凸緣璧，可知是商代玉器重要類別。（蔡慶良）



新石器時代晚期 玉圍圈

大小不一，約長三·寬一·六·五~一·八，厚〇·八公分
龍山—齊家河
購玉七〇〇

玉圍圈由六片玉片組成，玉料相當一致，皆是外圍白褐色，內成暗綠色帶藻絲團包裹體沉積結構，推測應是剖切自同一塊玉料。
以多件玉璜或玉片組成璧形器，這是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上、中游考古遺存常見的玉器形制，所組成的璧形器大多具有圓形的輪廓。但此組玉片，形制厚大且輪廓不一，多處仍保留原礦的外皮，也無法拼接成圓璧形器；為了聯成圓圈，先民又將每一片的邊緣，局部直切並單面鑽孔，以利彼此間的組合。據學者研究，將此六片堆疊觀察，可發現玉質並未完全連續，推測當初同一玉料所剖切的玉片多於現今所見，應該會拼接出不只一組圍圈。至於玉圍圈的製作目的，應和早期的宗教活動有關。（蔡慶良）



現代人好談十二星座，舉凡個人的性格、運勢皆與其相關。其實，黃道十二宮的觀念早隨著佛教、至遲在六、七世紀，便已由印度傳至中國。

院藏有一龍首、魚身、帶開展成飛翔狀雙翅的組合動物形玉飾件。其造形與河北宣化遼墓中的星象圖壁畫上，對應在摩羯宮位置之圖象相類。「摩羯」（又作摩竭），即梵語的「Makara」。佛教經典中，如來佛曾化身為「摩竭」，捨其肉身以救濟天下蒼生，可見具有相當崇高的宗教意涵。在印度，「Makara」為張口、吐舌、卷鼻之「海中大魚」的樣貌。傳入中國後，與龍的觀念融合，加添了角、翼等元素。唐以至於遼、金時期，此紋樣普遍的運用於金銀、陶瓷、玉等各種器類。

遼陳國公主墓中，即出土兩件玉摩羯，一件作二魚龍相對狀，另一件則近似本器，但較為扁平、線條亦僵直。本器為白中泛青、質感淨潤的閃玉質。器身厚薄與層次分明，線條亦圓潤流暢，是為佳品。在翅、鰭及尾部共有七個圓穿，應是縫綴於服飾上的飾件。

（張麗端）

遼 摩羯玉飾

長七·二，高四·七五，厚一·二公分
故五·一三三

東漢 四神紋玉帶扣



青白玉質，局部受沁呈褐色。四神一般指蒼龍、白虎、朱雀以及玄武，本件玉帶扣的器底滿布翻騰的雲氣，其間即飾以上述四神題材。蜿蜒的龍身自中央迴轉的氣旋盤繞而出，龍吻接觸前方居中朱雀的右翅，龍的左前足則為另一螭虎咬啣。S形的神龍頸身和左前足回首的螭虎形成一封閉的空間，積聚的視覺張力收攏在朱雀之後，其勢高舉一飛冲天，實為巧妙至極的設計。朱雀的頭首胸膛製作成活動的扣舌，可惜早已佚無蹤，甚為可惜。

帶扣後半部的設計則以神武為重心，龜四足大張，左右踏乘在似龍似蛇的身軀上。再往前的左右，分別為自雲霧中浮現前躍的神龍和螭虎，兩者如同神武的左右拱衛，咬啣前方S形的神龍的頸軀，由此形成另一封閉空間。和前半段向前飛舉之勢不同，後半段雖在繚繞的雲霧中，卻顯得圓轉自足，亦即在曲弧線條所營造的盎然生氣中，卻有靜謐穩定之感，一如漢家仙境的實景。

漢代神仙之境和四靈題材是此時藝術常見的內容，而本件作品由各方面觀察皆是一時之選，可謂其時玉器的代表。（蔡慶良）

長九·六，寬五·八，高一·二公分
故五·三三八



清雍正 玉螭耳杯



清世宗雍正皇帝素有勤政之名，故論其幾暇之餘，關注宮廷器用或收藏者，遠不如其子乾隆皇帝之豐富。近年，從整理檔案能知，雍正常教內務府造辦處工匠於承造活計時「往細處收拾」、「往秀氣裡收拾」、「往薄裡磨做」，可見他對工藝的要求偏向細緻、秀雅、施技完整。

玉石類中，有為數甚夥的「雍正年製」款瑪瑙器，足以體現清世宗的秀雅品好。然而玉器，則是因為材料匱乏，所以鳳毛麟角，非常稀少。院藏一只螭耳玉杯，底部陰刻單行橫書篆字「雍正年製」款，對瞭解當時玉器，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玉杯質地為白色泛灰有少許墨黑色斑紋的閃玉。雍正上諭常見「素淨」二字，但這是針對人為紋飾，而非質地的要求。事實上，他非常能觀察並享受玉石天然的紋理。玉杯的造型為長橢圓形，右側有一兼具裝飾紋樣及扳把功能的螭虎，前肢攀於口沿，身軀向一邊扭走，長尾拖曳至器的前壁，螭首扁平，五官清晰，整體確實呈現出端整的氣質。（張麗端）

長二二三、寬六六、高三二公分
故玉三七八五

明 子剛款 黃甲登科荷葉洗



青白色閃玉，有赭黃色斑塊。質地不佳，器表滿佈肉眼清晰可見之大大小小玉璽。在裂痕中，猶存有疑似染料，所以推測，本器應該經過人為的上色處理。器如一片葉緣收闔起的荷葉狀，中可盛水，作洗、盂之用，葉梗上揚成器柄，這類題材與造型，從宋元到清一直傳承、演化。外壁刻葉脈紋外，浮雕一隻蟹及兩隻螭及吉祥語「黃甲登科」四字，而近莖處則落有「子剛」二字篆款。

明代社會變遷非常廣泛而複雜，如商品經濟逐漸萌芽、市民階層初步形成等等，皆反映到了玉器的發展，而這件玉荷葉洗是討論這些議題極佳的案例。從婉轉、具有吉祥意味的形式、花紋，演變到乾脆以文字直接表達祝願吉祥，如此的直白，可能與達官、富商間購買玉器相互饋贈，為顧及市場需求所產生的風格。而玉器商品化的過程中，出現類似品牌的概念。蘇州的能工巧匠——陸子剛，他在作品上留名落款，顯露創作的自信與自我意識。除了設計典雅、琢工精巧外，陸氏擅用「昆吾刀」刻玉的本領，最為人所稱道，不過傳說中的技藝很難確證。倒是因為子剛的名氣太響亮，所以許多為牟取高利者，會加刻「子剛」或「子岡」款，以致現存其款者甚多。（張麗端）

寬一九六、全高八一公分
故玉二六三



這類敞口罐是印度生活中常見的器皿，可供用來盛裝檳榔渣或盛裝痰渣用，器形承襲伊斯蘭生活中用來洗手的敞口罐樣式，但體積縮小、寬邊器緣斜出，以擋住渣液飛濺。此器以青白玉琢作有寬斜器緣的小罐。器緣下方淺浮雕蓮瓣，罐身雕琢成十瓣瓜稜形，腹壁底緣浮雕葉紋。器緣表面以金線、紅寶石與祖母綠組成交相排列之四瓣與六瓣花，花心為鑽石。器緣與罐身間凸稜鑲嵌紅寶石與祖母綠。罐身稜瓣間飾以垂直金絲，各區塊內以金絲、紅寶石與祖母綠組成單株六瓣花束圖案，花心為鑽石。爲了增加寶石的亮度與折射效果，工匠在寶石下方墊金箔。這種在鑲嵌物下墊金箔或銀箔的作法是傳統印度寶石鑲嵌工藝的特殊技巧。（劉祐竹）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敞口罐

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前半
直徑二·七五，高七·五公分
南疆玉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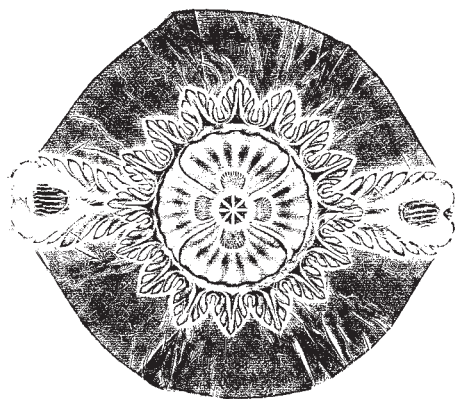
印度 卡達短劍

這件造型特殊的短劍是印度蒙兀兒帝國時期（一五二六～一八五八）廣為流行的一種兵器，英文名稱多音譯為「Katar」。因為當時短劍種類繁多，故將這類短劍轉譯為「卡達短劍」。該類兵器最顯著的特徵在於三角形利刃後端的H形把柄，由兩

條平行長桿間以二條橫桿連接左右而成；使用方法為握住橫桿往前刺擊。當使用者握住橫桿時，其攻擊範圍會被延長，而除了前臂的力道外，連身體重量都會被加上，大為增強這件兵器的威脅性。劍柄以青灰泛綠的閃玉琢成，再以包覆金箔的粗鐵絲，以

及紅寶石、尖晶石、石榴石或玻璃、祖母綠與綠水晶裝飾出幾何化蔓藤花葉紋。鐵質刃部中脊兩側凹下形成血槽，與器柄銜接處飾有鍍金黃銅的飾片。（劉祐竹）

全長四四（含刃部），寬九·六，最厚一·八公分
南疆玉
十八、十九世紀



蒙兀兒帝國 花式碗

口徑三·五，底徑六·五，高四公分
故五一六八八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玉器中，「乾隆年製」款者，不勝枚舉；明確標記「乾隆御用」者，則屈指可數，本件玉碗即珍稀之一，為瞭解帝王日用器皿的最佳依據。

此器以潔淨之白色閃玉料為材，作一侈口、淺腹、有雙耳的圓碗。腹外壁下緣琢一圈淺浮雕效果的莨苕葉紋，兩側則特別延伸、卷折，尖端垂聯一花苞成花式耳。器底則浮雕一開展的四瓣豐粟花，邊緣起伏略大，兼具淺足的功能。

外壁鐫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具有記實抒懷之意的御製詩一首。詩中除了贊歎痕都斯坦玉匠的技藝——造形、顏色搭配和諧；花紋、光澤處理細膩外，更特別強調調料、器均自遠域來貢，充分展現乾隆皇帝對征服新疆的無比自豪感。所以「乾隆御用」的玉器，在質美、形端、紋雅、澤潤之外，往往還有一層深意。

清高宗所謂的「痕都斯坦玉」，主要來自印度蒙兀兒及土耳其鄂圖曼兩大信仰伊斯蘭教的帝國。其中十七世紀中葉前，扎格爾與沙加罕統治下的蒙兀兒玉器，精美絕倫，本件花式碗即為該風格、體系中的作品。（張麗端）